

五年制中学高中课本

语文

YUWEN

第二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五年制中学高中课本

语 文

第二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

*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重 印

北 京 市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

1982年5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K7012·0369 定价：0.54元

期限表

一四一收还

说 明

五年制中学高中课本语文第二册，是在全日制十年制学校高中课本（试用本）语文第二册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试用本的原编者是中小学通用教材中学语文编写组。

这册课本的修订，审定者是刘国正、黄光硕，编写者是潘仲茗、朱塈华、孙功炎、顾振彪，责任编辑是顾振彪。逻辑短文的编写者是田小琳、黄成稳。

在试用过程中，全国各地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次修订，上海市和北京市的一些中学语文教师和教研人员又协助我们审阅了修订稿，在这里一并致谢。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

033566

目 录

- 一 猎户 吴伯箫 (1)
二 * 土地 秦牧 (11)
三 樱花赞 冰心 (21)
四 * 秋色赋 峻青 (29)
五 * “老虎团”的结局 谢雪峰 (38)
 复合判断 (49)
- 六 * 词二首 毛泽东 (55)
 沁园春 长沙
 水调歌头 游泳
- 七 * 一月的哀思 李瑛 (61)
八 * 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 (67)
- 九 景泰蓝的制作 叶圣陶 (84)
一〇 眼睛与仿生学 王谷岩 (91)
一一 * 人类的出现 李四光 (100)
一二 * 农作物抗病品种的培育 (112)
 说明文的科学性 (122)
- 一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 (128)
一四 * 崇高的理想 陶铸 (133)
一五 奉来主义 鲁迅 (144)
 演绎推理 (150)

- 一六 祝福 鲁迅 (159)
一七 荷花淀 孙犁 (184)
一八 *母亲 高尔基 (194)
一九 *智取生辰纲 施耐庵 (204)
 归纳推理 (217)
- 二〇 劝学 荀况 (224)
二一 鸿门宴 司马迁 (227)
二二琵琶行(并序) 白居易 (235)
二三 石钟山记 苏轼 (242)
二四 *《梦溪笔谈》二则 沈括 (246)
- 采草药
雁荡山
- 二五 五人墓碑记 张溥 (252)
二六 狱中杂记 方苞 (258)
二七 梅花岭记 全祖望 (267)
二八 *病梅馆记 龚自珍 (271)
二九 *谭嗣同 梁启超 (273)
三〇* 与妻书 林觉民 (280)

附录

- 文言词的一些用法 (285)

注：篇目前标有“*”的是阅读课文

一 猎户^①

吴 伯 簠

秋收，秋耕，秋种，都要忙完了。正是大好的打猎季节。我们到红石崖去访问打豹英雄董昆。

深秋的太阳没遮拦地照在身上，煦暖得象阳春三月。一路上踏着软软的衰草，一会儿走田埂，一会儿走沟畔，不知不觉就是十里八里。田野里很静，高粱秸竖成攢^②，象一座一座的尖塔；收获的庄稼堆成垛，象稳稳矗立的小山。成群的鸽子在路上啄食，频频地点着头，咕咕咕呼唤着，文静地挪动着脚步。它们不怕人，只是在人们走近的时候，好象给人让路一样，哄的一声飞起，打一个旋，又唰的一声在远远的前面落下。村边场园里，晒豆子的，打芝麻的，剥包米的，到处有说有笑，是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

我想：董昆是什么样子呢？可象家乡的尚二叔？

小时候，在离家八里地的邻村上学、寄宿。晚上吃完了从家里带的干粮，等着念灯书的时候，总爱到学校门口尚二叔家去串门儿。尚二叔是打猎的，兼管给学校打更。不知道他的身世怎样，只记得他一个人住在

①选自散文集《北极星》。
②[攢(cuán)]聚在一起。这里作名词用。

一间矮小的茅屋里，孤单单地，很寂寞，又很乐观。他爱逗小学生玩儿，爱给小学生讲故事。当时我很喜欢他门前的瓜架，苇篱圈成的小院子和沿苇篱种的向日葵。我也喜欢他屋里的简单陈设：小锅，小灶，一盘铺着苇席和狼皮的土炕；墙上挂满了野鸡、水鸭、大雁等等的羽毛皮，一张一张，五色斑斓。最喜欢的当然是他挂在枕边的那杆长筒猎枪和一个老得发紫的药葫芦。

跟着尚二叔打猎，在我是欢乐的节日，帮着提提药葫芦，都感到是很美的差使。尚二叔打猎很少空着手回来，可是也不贪多。夏天的水鸭，秋天的雉鸡，冬天的野兔，每次带回不过两只三只。打猎归来是一种地道地道的凯旋，背了猎获的野物走在路上，连打猎的助手也感觉到有点儿将军的神气。猎罢论功，我的要求不高，最得意是分得一枝两枝雉鸡翎。

可是在邻村读书只有半年，新年过后就转到本村新办的启蒙学校了。打猎的生活从此停止。抗日战争期间，自己扛过长枪，也带过短枪，可是都没有舍得用那时比较珍贵的子弹去猎禽猎兽。这次走在访问猎户的路上，才忽然想到自己原来对打猎有着这样浓厚的兴趣。

“咱们先绕道去望望‘百中’老人吧。”顺路陪我们的林牧场场长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事，就这样自动地建议。他说：“老人是老打坡的，夜里能够百步以外打香

火，那是名副其实的百发百中。老人姓魏，得了‘百中’这个绰号，真名字反而很少人叫了。他住得不远，就是那个有三棵老松树的村子，冯岗。老人七十三岁了，可是你看不出他衰老的样子。耳不聋，眼不花，爬山越岭，脚步轻快得连小伙子都撵不上。”

可是不巧，我们到冯岗的时候，老人的屋门锁着。听柿树底下碾新谷的一位大娘说：“老人昨天就上山打獾去了。”接着解释：“收豆子、红薯的时候，獾正肥哩。肉香，油多。俗话说‘八斤獾肉七斤油’啊。”山里的人看来谁都懂得打猎的道理。

“老人能到哪儿去？”

“拿不准啊。左右在这一带山里。”

“几时能回来？”

“那也说不定。少了三天五天，多了十天半月。他带着枪，到哪里都有吃有住。咱这周围百儿八十里谁不知道‘百中’老人呢？何况现在是公社，他是咱公社打猎的老把式，到哪里还不是家？”我联想到了唐朝贾岛^①的诗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②心里有些惆怅，可是也更增加了对老人景慕的感情。

场长说：“走吧，老人跟董老大最熟，说不定到红石崖去了呢。碰不到他也不要紧，反正老人的本领大家

①〔贾岛（779—843）〕唐朝诗人，字阆仙，范阳（现在河北省涿县）人。

②〔“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引自《寻隐者不遇》。

都晓得。——有一次，也是秋天，我跟老人一道儿赶集，他问我，‘吃过獾肉没有？’我说，‘没有，怎么样，请客么？’他说，‘獾肉好啊，是医治牲口的良药，明天打一只来你尝尝。’我说，‘不容易吧？’他说，‘试试看。’第二天他真的就掂来了一只獾。满不在意地招呼说，‘就撂在这儿吧。’摸摸獾身上还有点儿温呢。”

走下一道山岗，沿着一条鹅卵石的河道进山。潺潺的流水，一路奏乐作伴。路旁边，一会儿噗楞一声一只野鸡从草丛里飞起，那样近，仿佛伸手就可以捉住似的。可是太突然，等不到伸手，它已经咯咯咯地飞远了。一会儿又从哪里惊起一只野兔，也那样近，你差一点儿没踩到它。可是来不及注意，它又已经一蹦一跳，左弯右拐，拚命地跑得只剩下忽隐忽现的模糊踪影了。你的眼睛紧紧跟着那模糊的踪影，它会把你的视线带进一带郁郁苍苍的山窝。那山窝就是红石崖。

红石崖，山窝里散乱地长满了泡桐、乌柏、棟、楸、刺槐等杂色树木。三面山坡上有计划地栽种了檞树和马尾松，蓊郁苍翠，看样子怕已经成活六七年了。从沟底顺斜坡上去，是一排一排的牛棚、马棚。平地整畦，是一片一片的菜园、苗圃。几百箱蜜蜂，嗡嗡扬扬象闹市。四五个羊群牧放在东西山腰，远看象贴山的朵朵白云。自然环境里有整饰^①的规划，野生的动物植物

①[整饰]有条理。

衬托出人工饲养和栽培的巧夺天工。真是又林又牧，好不繁茂兴旺。

可是又不巧，踏上红石崖，不但“百中”老人没有来，就连董昆也到县城领火药去了。场长怕我们失望，立刻带我们到山上山下参观，介绍给我们看董昆他们打的野物皮子：狐狸、貉子、獾、水獭、野猫……种类实在不少。据统计，去年一年他们打猎小组打了四百三十六张大皮子哩。加上兔子和野鸡，足够一千只冒头。场长还特别拿出一枝中式钢枪给大家观赏。那是董昆打死了金钱豹以后，劳动英雄大会发给他的奖品。枪号是532。

看看天色晚了，外边不知什么时候淅淅沥沥地落起雨来。深山雨夜，格外感到林牧场的温暖。晚饭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蒸红薯，葱炒橡子凉粉和滚烫的新谷米汤。够丰盛了，场长却抱歉地说：“可惜董昆他们不在，不然应该请你们尝尝这里新鲜的山珍野味。”可是那一夜，我们看的，听的，哪一样不新鲜呢，哪一样不紧紧联系着山珍野味呢？

“山里人家一夜穷”。野猪一夜工夫能拱完一亩红薯。狼、豹会咬死咬伤成群的牛羊。山居打猎，一举两得：既生产肉食毛皮，又保护庄稼牲畜。所以林牧场设有打猎专业小组。打猎的讲究不少：雉鸡、野兔要白天打，叫打坡；野猪、狐、獾、狼要夜里打，叫打猎。打猎要

认路：狼有狼道，蛇有蛇踪。狼走岭脊，狐走山腰，獾走沟底。打啥要有啥打法：“暗打狐子明打狼。”打狼要招呼一声：“哪里去？”狼停住一看的工夫，镗的一声枪响了，准中。有的打猎要下炸弹，把炸弹包在油饼里，猎物闻到香味来吃，一咬就把嘴炸烂了，不死再打也容易。小兽用火枪打，大兽用钢枪打。捉活的要下拍子^①，挖陷阱。捕蛇还要在蛇路上下刀子。蛇爬过来的时候，微露地皮的锋利刀尖，可以把蛇的腹部从头一豁到尾。……不过，“畋不掩群，不取麋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②狩猎也要“护、养、猎并举”。

娓娓动听的一部猎经，真可以使猿倾耳，虎低头。

那一夜我不知道睡着没有，仿佛睡里梦里都跟醒着一样，趣味横生的打猎故事，生动，惊险，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早晨，深深呼吸满山满谷带霜的新鲜空气，感到精神抖擞，浑身是力量，仿佛一夜的工夫自己变成了一个能够上山擒虎、入水捉蛟的出色猎手。辞别场长出山的时候，自己也仿佛不是离开红石崖，倒象在酒店里喝足了“透瓶香”，提了哨棒，要大踏步迈向景阳冈。

①〔拍子〕即夹子。 ②〔“畋(tián)不掩群，不取麋(mí)夭(ǎo)；不涸(hé)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引自《淮南子·主术训》。意思是，打猎的时候，不要把一群兽都捉来，不要捉幼小的兽类；不要把池沼的水放干了捕鱼，不要放火烧林来打猎。畋，打猎。掩，捕捉。麋，小鹿，泛指小兽。夭，小兽。

这时候倒真巧了，我们在林牧场木栅栏门跟前，顶头遇到一位彪形大汉。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都冒叫了一声：“你是董昆同志吧？”宽肩膀，高身材，手粗脚大，力气壮得能抱得起碾滚子，——貌像跟传说中的打豹英雄这样相似，不是他该是谁呢？

“是我。”回答证明我们的招呼不算冒失。

“怎么，你们要走么？”大汉的反问却使我们有点儿吃惊了：他知道我们是谁？他接着说明：“晚上在县里接到电话，说有客人找我，鸡叫赶着往回走，想能碰到，果然真的碰到了。走，再回去谈谈吧。”董昆，人很爽快，又有些腼腆，看他眯缝着眼睛，好象随时都在瞄准的样子。不笑不说话，一笑眼睛就眯得更厉害，可是眼睛微微睁一下，就有一种闪烁的射人的光芒。据说在漆黑的夜里，他能识别猎物的踪迹哩。

“……十四岁开始打猎，打了二十多年了。起初给地主看羊。羊叫狼吃了两只，自己挨了一顿皮鞭。那时候不懂得革命，恨地主也恨在狼身上，想：‘弄杆枪打狗日的！’这样我就跟狼拚上了，见了就打。抗日战争期间，在游击小组，没说的，鬼子、国民党跟狼一齐打。前年，金钱豹吃牛，吃羊，闹得很凶。我想：‘怎么没让我碰见呢？’后来邻居一个小姑娘，上山打柴，一夜没有回来。找遍半个山，只在半山坡上找到一只鞋子。我想：‘来了！’腊月十九下大雪，半人深。我们就计划打豹

子。打豹子，先用炸药炸，后跟血迹撵。四天四夜，累了就扒开雪堆蹲一会儿。走过龙天沟、卧虎寨、蜘蛛山……先后打了二三十枪，豹子伤得很厉害，可是还没打死：火枪不顶事啊！在恶石寨的山沟里，我头顶住豹子的下巴，两手紧搂住豹子的腰身，跟它打了二十多个滚。从绑腿拔刀子，因为冻了没拔出来，用右手使劲把豹子一推，不想豹子的爪子抓了我的右胳膊，从肩头一直划到手指。一条血窟窿。有的筋都差点儿断了。我们小组的老李给了豹子最后一枪，才算把它结果了。”

这已经不单是有趣的故事，而是真实的血淋淋的搏斗了。胜利是斗争和艰辛换来的。董昆从衣袖褪出右臂，我们带着钦敬的心情仔细看了那条微微隆起的伤痕。当我们不停地嘘唏赞叹的时候，董昆自豪地说：“现在我们打猎小组的人都是民兵。我们保护生产，也保卫治安。野兽也好，强盗也好，只要害人，不管它是狼，是豹，还是纸老虎，我们统统包打。不怕撵到天边地边或者受尽千辛万苦，要打就一定把野兽和强盗消灭！”

谈着谈着，不觉已经是晌午。

天晴了。很好的太阳。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

思考和练习

- 一 文章一开头说：“我们到红石崖去访问打豹英雄董昆”，可是中间插进来写了尚二叔和“百中”老人，这是为什么？对这三个人，作者各采用了怎样的写法？把董昆的露面和他的惊险的猎豹故事安排在最后写，有什么好处？
- 二 文章把三个人物组织在一起，写得紧凑而富于变化，错综而有条理。文章是以什么线索贯穿全文的，又是按什么顺序写的？哪些语句在文章结构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 三 文章写尚二叔的几段，富于情趣，这主要是因为是作者流露了真实、朴素的感情。在你的童年生活中使你最动感情的是哪一件事？口头讲述这件事，要讲出真实、健康的感情来。
- 四 排列在一起的一对或一串结构相同或相似的句子就是整句。本文用了一些整句，试找出几个来，联系上下文，说说它们为什么是用得适当的，它们在语言的形式上、节奏上、表达效果上有什么作用。
- 五 把下边句子中加点的词同括号里的词加以比较，说说叠字在摹声绘状、表情达意上的作用。
 1. 一路上踏着软软(柔软)的衰草，一会儿走田埂，一会儿走沟畔，不知不觉就是十里八里。
 2. 成群的鸽子在路上啄食，频频(频繁)地点着头，咕咕咕(咕地)呼唤着，文静地挪动着脚步。

3. 打猎归来是一种地地道道(地道)的凯旋，背了猎获的野物走在路上，连打猎的助手也感觉到有点儿将军的神气。
4. 你的眼睛紧紧(紧)跟着那模糊的踪影，它会把你的视线带进一带郁郁苍苍(苍郁)的山窝。
5. 几百箱蜜蜂，嗡嗡扬扬(嗡鸣)象闹市。
6. 四五个羊群牧放在东西山腰，远看象贴山的朵朵(几朵)白云。

二 土地^①

秦牧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辟人类新历史的光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对许许多多的事物都产生了新的联想、新的感情。不是有许多人在讴歌那光芒四射的朝阳、四季常青的松柏、庄严屹立的山峰、澎湃翻腾的海洋吗？不是有好些人在赞美挺拔的白杨、明亮的灯火、奔驰的列车、崭新的日历吗？睹物思人，这些东西引起人们多少丰富和充满感情的想象！

这里我想来谈谈大地，谈谈泥土。

当你坐在飞机上，看着我们无边无际的象覆盖上一张绿色地毯的大地的时候；当你坐在汽车上，倚着车窗看万里平畴^②的时候；或者，在农村里，看到一个老农捧起一把泥土，仔细端详，想鉴定它究竟适宜于种植什么谷物和蔬菜的时候；或者，当你自己随着大伙在田里插秧，黑油油的泥土吱吱地冒出脚指缝的时候，你曾否为土地涌现过许许多多的遐想——想起它的过去，它的未来，想起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为要成为土地的主人，怎样斗争和流血，想起在绵长的历史中，我们每一块土地上面曾经出现过的人物和事迹，他们的痛苦、忿

①选自《长河浪花集》，编入本书时，作者作了改动。 ②[畴]田地。

恨、希望、期待的心情？

有时，望着莽莽苍苍的大地，我骑着思想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才收住缰绳，缓步回到眼前灿烂的现实中来。

我想起了二千六百多年前北方平原上的一幕情景。

一队亡命贵族，在黄土平原上仆仆奔驰。他们虽然仗剑驾车，然而看得出来，他们疲倦极了，饥饿极了。他们用搜索的眼光望着田野，然而骄阳在上，田垅间禾苗稀疏，哪里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一个农民正在田里除草。那流亡队伍中一个王子模样的人，走下车子来，尽量客气地向农民请求：“求你给我们弄点吃的东西吧！你总得帮忙才好，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的了。”衣不蔽体、家里正在愁吃愁穿的农民望了这群不知稼穑艰难的人们一眼，一句话也没说，从田地里捧起一大块泥土，送到王子模样的人面前，压抑着悲愤说：“这个给你吧！”王子模样的人显然被激怒了，他转身到车上取下马鞭，怒气冲冲地想逞一下威风，鞭打那个胆敢冒犯他的尊严的农民。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大臣模样的人上前去劝阻了：“这是土地，上天赐给我们的，可不正是我们的好征兆么！”于是，一幕怪剧出现了，那王子模样的人突然跪下，叩头谢过上苍，然后郑重地捧起土块，放到车上，一行人又策马前进了。辘辘大车过处，卷起